

中国名人全传

THE BIOGRAPHY OF CHINESE MOST FAMOUS PERSONS

名士名将 系列

THE FIGURES AND GENERAL



GUKAIZHI'S BIOGRAPHY

顾恺之全传

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
他们使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他们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

传

长春出版社

“三绝”画圣

顾恺之全传

张翰卿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总 序

人创造了历史。确切地说，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然而，在过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风流人物兴衰浮沉，影响和主宰着社会的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仍能流传千古、名彪史册的英雄只有那些少数人物，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他们参与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世代被推崇的著名人物。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以帝王将相之尊而名垂青史。他们有的以其雄才大略、英勇神武，开一朝盛世，创治世峰巅；有的崛起于烽烟四起之时，以金戈铁马、戎马倥偬，结束长期战乱纷争，给国家带来和平安宁；有的以其智谋权术，纵横捭阖，辅佐一代帝王成就千秋霸业；有的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挽江山于既倾。他们是真正的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中国历史因他们而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最尊崇的地位，被后代尊为圣贤文豪。他们以其深厚卓绝之才能，坚忍不拔之毅力，倾一生精力，披肝沥血，创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他们的人品学识是一代又一代人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文章著作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

是千百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他们以其不凡的思想和卓越的功勋被后人誉为名士名将。不论是国强民富的黄金盛世，还是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他们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思想见地和为国分忧的忠胆热忱。相对于帝王将相的高贵霸气、圣贤文豪的无尚尊崇，他们的身份似乎稍显卑微。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根基。千百年来，他们被人民大众神话般地歌颂着，他们是民族的大众的精英。

中国名人，是中华民族的魂。他们如夜空中一颗颗耀眼的巨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朝代的兴废，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时代的变迁，动摇不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名人全传》集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精英于一体，以生动的语言、独特的视角、精妙的叙述，全方位地再现了这些著名人物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成就、不朽的英名，他们不平凡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英雄创造了历史。

编者

2002年7月

目 录

名噪京华	(1)
情满太湖	(23)
初入幕府	(70)
笔耕不辍	(119)
再入幕府	(152)
几经离乱	(197)
重涉仕途	(222)
画星殒落	(243)
后 记	(262)

名噪京华

一

哐哐、哐哐……

锵锵、锵锵……

一阵阵悠长的钟声，从建康聚宝门西南隅花盂冈南——凤凰山的一座小山上鸣响，凭借着初春浩荡的东风，传遍东晋京城建康的大街小巷、官邸民宅、茶肆酒楼。

一声声震聋发聩的鼓声，从凤凰台瓦棺寺里远播四方，震动着整个建康城，甚至附近的京畿之地。

这样一个兴师动众之举，一时间成为建康城人们的热门话题，议论的中心，弄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

东晋兴宁二年（公元 364 年），哀帝司马丕御敕，将原凤凰台上的瓦窑迁到淮河北面，把旧窑址赐给一个叫慧力的僧人建造慧方寺。

当时，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长安、洛阳两京失陷，怀、愍二帝蒙尘，黄河流域大片的国土被胡人占领。永嘉南迁以后，东晋元帝司马睿定都建康（今南京），偏安江左，国力衰微，建慧方寺所拨官款有限。寺院主体建成后，不仅需要内

装修的款项，还需要修造一座高达二十四丈慧方阁的筹款。这笔巨大的费用，单靠寺僧化缘难以筹到，经众僧人商议，决定采取鸣寺注疏捐款的办法，请来朝贤名士撞钟击鼓，举行盛大的捐款赞助活动，以提高佛寺的声名，然后拿出捐款的缘簿，请大家一条条地写上姓名和捐款的数字，以便日后刻碑记此善事。

自三国鼎分，海内骚然，魏武提倡恶风，吴蜀亦奖励权术，于是礼教之防被冲破，人情风俗为之大变。当时因处历史上纷争之期，兵戈纵横，杀伐无已。在上当权者，既力疲于运筹决胜之艰难，皆欲有所自遣；在下为百姓受其害者，又恨切于乱离死亡之频繁，亦欲有所自慰；人心思安，相率而逃于清静。在三国，而承两汉重视方士之余，而尚老庄；在两晋，则因三国好老庄之弊，而尚清谈；而东晋臣民，尤其是那些从北方南迁的臣民，举目有山河之异，故土沦陷，社稷全非，寄居他乡，往往抱厌世观念者尤多。由于佛教的传入，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之光，不求今世，但求来生，所以人们皆笃信佛教，乃促成宗教之勃兴。因而才有御敕修建慧方寺的举措，也正因如此，慧方寺的僧人才有鸣寺注疏捐款的办法出台。

兴宁二年二月二日，属黄道吉日，慧方寺正式举行鸣寺注疏捐款的仪式。这一天，朝臣、名士、公子王孙、行商大贾以及百姓中的善男信女，云集于凤凰台隅花盂冈南的慧方寺大院内，这里有被寺僧请来鸣钟击鼓的朝贤名士，有来捐款的佛门信徒，也有赶来凑热闹的闲杂人员。

尽管寺院内外的人数很多，但气氛却十分庄严肃穆，人们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惟恐亵渎了佛门净地。

在正殿堂里，一尊金装的佛祖释迦牟尼像前，条案上摆着一盘一盘的供品，燃烧着一排一排镶嵌着金字的巨大蜡烛，案前偌大的铜铸的香炉鼎中插着成扎成扎的黄香，香烟缭绕，袅

裊地散发着幽香。两侧蒲团上盘膝坐着二十四个寺僧，不停地诵着佛经梵语，发出阵阵娓娓动听的纶音，把人们带向一种飘飘欲仙的境界。

这时，只见身披红黄相间袈裟的慧方寺住持慧力把手中的锡杖一举，顿时纶音戛然而止，紧接着是钟鼓齐鸣，响声大作，直冲霄汉，人们的心房发出自永嘉南迁以来从未有过的如此震颤。

“阿弥陀佛！”

住持慧力老僧，在钟鼓声停止寺院异常肃静之际，开场说道：“贫僧奉御敕建寺，深感皇恩浩荡，承蒙各位施主关切，寺院业已初步建成，但尚待进一步装修，并需另建一座高阁，本寺财力不济，出此愚策，望各位施主广结善缘，施舍一二，共兴佛事，祈祝今生，超度来世。”话毕双手合十向众人高诵了一声：“我佛慈悲！”

条案上摆放着缘簿和文房四宝，人们列着长队，由朝贤名士领衔一一签名，写上捐款的数字。

年轻的寺僧慧明站在条案前，用宏亮的嗓音诵报着：

“某某尚书，十万钱；某某将军，十万钱；某某常侍，八万钱；某某太守，五万钱；某某左丞，五万钱；某某，三万钱；某某，一万钱……”

施者捐着，慧明诵着，人们或五万三万，或两万一万，或八千五千，或五百三百……缘簿上已写下了一串又一串的名字、款数，尽管人数不少，但最多没有一个超过十万钱的。

住持慧力和寺院众僧都非常着急，照这样捐下去，与建寺所需的款数相差太远，要捐款的人也所剩不多，何况愈是往后捐款的数额愈小，因为有地位、有钱的人都排在队伍的前面，余下的人是虔诚有余而财力有限，想捐也拿不出很多的钱来。

“师兄，你看捐款的队伍眼看没人了，这点钱够干啥呀！”

“那咋办哪?”

“人家不肯多捐，咱们有啥办法，完了，确实是完了。”

“看来我们寺院是建不起来了，唉!”

僧人们急得直戳脚，连一向稳成持重的老僧慧力此时也急得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儿。

就在老僧慧力和寺院众僧着急无措的时候，忽然听到慧明爽朗地诵道：“顾恺之，一百万钱!”

正在十分焦急的慧力，猛然一省，忙说道：“什么？一百万钱？慧明，你是不是念错了?”

慧明仔细地看了看缘簿说：“住持，没念错，是一百万钱，你看，顾施主的字写得相当的俊秀楷正，怎么会错呢?”

随着慧明的话音，几乎院中所有人都向条案处聚来，一齐把目光对准这位捐款一百万钱的人。可是，人们都惊呆了，大出意料之外，捐百万钱者，并不是什么王公大臣，或是有钱的商贾，而是一位身穿湖蓝色长袍，头戴巾帻，风度翩翩，不足二十岁的青年。

“他是何人?”

“缘簿上不是写着嘛，刚才僧人也诵报过，叫顾恺之!”

“顾恺之，是哪一号人，怎么没听说过!”

“是不是年轻气盛，一时冲动，夸夸口，说说大话，开个玩笑，到时候拿不出钱，一笑了之。”

“我看也是，连王尚书、谢将军等才捐十万钱，他一个年轻娃娃哪有这么多钱呀!”

“有钱没钱可不在年轻年老，说不定是哪家有财有势的少爷呢!”

“老哥，你想过没有，建康城只有三家姓顾的住在乌衣巷。一是左卫将军顾淳，已捐十万钱；一是中军谘议参将顾会，已捐八万钱。哪还有另外显赫的顾家?”

“说不定就是这三家中哪家的子弟!”

“不可能，哪有当官的大人捐十万八万的而小辈捐百万钱的呢?”

“那可是谁呢?”

“老弟，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恐怕有热闹好瞧呢。”

“顾施主，请把贵府的地址留下，改日贫僧好去府上登门拜谢。”慧方寺住持慧力很有礼貌地对顾恺之说道。

顾恺之心里明白，慧力说道谢是应酬的话，而按住址取捐款才是实际的目的。便笑着说：“长老，敬佛兴佛是晚辈的心意，拜谢谈不上，免了吧，我住在乌衣巷左卫将军顾府，欢迎光顾赐教。”

真是一语惊人。刚才议论的几位这时又谈论起来。

“我说的不错吧，除了江南顾家，谁有这么大的气魄，一出手就是百万钱。”

“他到底是左卫将军的什么人，敢做这么大的主呢?”

另一个中年人刚想插话，只见慧力双手合十：“失敬了，原来是左卫将军的公子。”

顾恺之微笑着挥了挥手说：“左卫将军是晚生的族叔，我家住在无锡，来建康住在我叔叔的家里。”

“那你是顾家哪一支呢?”

“晚生祖父顾毗，曾做过光录勋，父亲顾悦之，现任扬州别驾，我从无锡到扬州看望父亲，父亲让我来建康叔叔处办点事儿，正赶上贵寺鸣寺注疏捐款，晚生有佛缘，略尽一点微薄之绵力。”

听到这里，那几位爱发议论的人又开始议论起来。

“老哥，现在你弄明白了吧，这位顾少爷大有来头，是江南顾家后人，他父亲是扬州别驾，祖父是光录勋，算来他的曾祖该是当年丞相王导多次设法招贤的江南才俊顾荣顾大人了。”

“没错，其远祖顾雍是当年吴国的丞相，世代名门伐阅可钦可敬。”

“你没听说江东四大家族张、朱、陆、顾，被人誉为‘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吗？”

“老弟，我看顾恺之虽然是江南名门望族，可顾家向来为人笃厚，凡为官者皆清廉，一百万钱不是一个小数字，是否拿出还未可知，就是他无锡家里有钱，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我看他多少有点冒失，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

“是啊，我们等着看他怎么收这个场吧！”

二

顾恺之与家人顾兴从慧方寺回来，就被族叔顾淳打发家人叫过去，一边吃晚饭一边谈论慧方寺鸣寺注疏捐款的事。

顾淳叫着恺之的小名说：“虎头，你不感到今天的做法太冒失了吗？很多朝中大臣，像王、谢、庾、桓这新四大家族家财巨富，每户捐款都不超过十万钱，你小子可好，出手大方，一下子就捐百万钱，你家底细我知道，虽然吃穿不愁，但百万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呀，说大话不行，到时候得动真格的呀！你咋办哪？”

恺之冲着顾淳哂然一笑道：“阿叔，请您老把心放在肚子里，小侄自有神机妙算，一百万钱嘛，不用我们掏腰包，自有人替我们拿。”

“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你说说你的打算。”

“此乃天机，不可泄漏。”顾恺之一副既天真淘气又神气自得的样子，弄得顾淳无可奈何，心想：“反正事已至此，到时候再说吧。”悻悻地摇头而去。

顾恺之之所以敢一出手就捐百万钱，并不是一时冲动而为之，而是在捐款前仔细参观了寺院之后做出的一个大胆而又缜

密的设想。他看到时人十分虔诚地崇信佛教，对刚刚传入国内不久的佛画更是推崇备至，而慧方寺初建，除了正殿有一尊释迦牟尼塑像外，并无其它装饰，北殿堂墙壁正好可以用来画壁画。这几年自己从师画圣卫协，已得其传，经过一番勤学苦练，人物、山水、花卉、禽兽无一不精，尤其是佛画已达到了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功力，每每跃跃欲试，苦于没有机会，如今慧方寺奉御敕修建，地处京华重地，天赐良机，暗下决心，把多年从师苦学的画艺凝于笔端，一展平生抱负，登上神圣的绘画艺术的殿堂。

从慧方寺鸣寺注疏捐款回来的第三天，恺之正在房中苦苦思索着壁画的构图。

忽然家人顾兴禀报：“慧力长老求见。”

顾恺之忙整衣冠，迎出门外，见礼过后，请慧力长老人室，宾主在榻上坐定，小僮献茶放于几上，家人顾兴亦侧立一旁相陪。

“顾施主，你对修建寒寺慷慨解囊，贫僧等不胜感怀，今日特来登门拜谢。”说罢起身双手合十道了一声：“阿弥陀佛。”

顾恺之连忙站起还礼道：“区区小事，长老何必挂怀，捐款修建慧方寺是晚生应尽之劳。”

慧力见顾恺之提到慧方寺，便接过话头说：“顾施主，你还不知道哩，寒寺已不叫慧方寺了，叫瓦棺寺。”

“瓦棺寺，怎么叫瓦棺寺，慧方寺不是御敕的吗？”

“不错，当初是御敕为慧方寺，可后来遇一番变故，才改称为瓦棺寺。”

“什么大的变故，把御敕之名都改了呢？请长老详告。”

慧力端起茶盅呷了一口茶，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寒寺的地址，原是一座瓦窑，哀帝下令把瓦窑迁到淮河北面，将旧窑址赐给贫僧修建慧方寺。在没破土动工之前，在窑址的

一个小山坡上忽然生出两株旱莲花，长得硕大无比，翠生生的碧叶，粉嘟嘟的花朵，更出奇的是香气袭人。我们虽然爱惜它，但工期紧迫，不得不破土挖掘，在旱莲花的下面，竟然挖出一口瓦棺，开棺一看，内中有一个僧人的佛体，栩栩如生，莲花的根竟长在僧人的嘴里，把人都看呆了。这既是奇闻，也是天意，所以贫僧奏请当今皇帝，改名瓦棺寺，以示天恩祥瑞。昨天御批下来，把慧方寺正式易名为瓦棺寺，待建的高阁命名为瓦棺阁，由郗悝郗大人题写的两块匾额已送到寒寺，此乃大幸，善哉！善哉！”

听了慧力老僧的一番话，顾恺之与家人顾兴感到惊奇万分，扑朔迷离。信，觉得离奇；不信，老僧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神奇瑰丽的故事，确实十分有趣，令人回味。

“顾施主！”慧力的一声称谓把顾恺之从痴迷的遐想中唤醒过来。慧力呷了一口茶接着说道：“这两天贫僧等人跑遍建康的大街小巷，按照缘簿收纳捐款，不知顾施主……可曾备好？”

顾恺之见慧力索取捐款，便微微一笑：“捐款嘛，好说，不过本人有个小小的要求，现在贵寺正在装修，能否让我为贵寺先画一幅壁画，画成之后，捐款自然就兑现。”

“不知顾施主想画一幅什么壁画？”

“维摩诘像，怎么样？位置就在北殿堂的西墙壁。”

“维摩诘像，太好了，贫僧也有此想，正在寒寺装修之列，求之不得，不知施主何时开始动手？”

“请你把墙壁清理一下，准备一榻、一案和一张簟席，其余绘画所用笔、墨、砚、池、颜料等由晚生自备，如何？”

“好，一定照办！”

送走慧力之后，顾恺之带着家人顾兴上街，买了几支大小不同的具有“尖圆齐健”的“四德”毛笔和砚、池以及墨、朱

砂、青黛、藤黄与白色的蛤粉等物，回到顾府，已是万家灯火的夜晚。

夜幕深沉，繁星满天，此时正值江南初春，惠风和畅，人们还没有睡去，乌衣巷里，不时地从深宅大院里传出阵阵丝竹之声，以显示官宦侯门的淫逸。此刻，顾恺之无心这一切，正在屋中踱来踱去，思索着怎样画维摩诘壁画，这时家人顾兴走了进来。

“少爷，夜深了，睡吧，明天还要去瓦棺寺画画。”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既然少爷睡不着，请你给我讲讲维摩诘是咋回事？好吗？”顾兴一边说一边用眼望着顾恺之恳求着。他比顾恺之大八岁，从小在顾家长大，读书不多，却练得一身好武艺，身高体壮，性情憨直，已陪伴恺之多年，主仆很投缘，恺之待他甚厚，他对恺之忠心耿耿，不但平时很恭敬，还曾多次救护过恺之，二人成了亦主仆亦朋友。对于他的要求恺之从不回绝，说：“既然你有兴趣，我就讲给你听。”

顾兴坐在榻上全神贯注地等待。

“维摩诘和佛祖释迦牟尼，也就是如来佛，是同时代的人，据佛经《维摩诘所说经》所载，维摩诘原是一位得道菩萨，死后转世降生到毗耶离城，因他佛根深，成为一名多智善辩的居士。为啥管他叫居士，是因为他从没有剃度出家，一直在家修道，他既有娇妻美妾又家资豪富，故称作大居士。维摩诘也称作毗摩罗诘或净名，后人又称他为‘金粟如来’。别看他出身豪门，可学问渊博，道术深湛，能言善辩，他经常与如来佛祖讨论研究佛学，还向释迦牟尼的子弟们讲授经义，他具有超群的佛性和绝伦的佛家才能，佛门弟子经常跟他辩论，没有一个辩过他，因此佛众皆服，又为各国国王和众大臣钦佩。据说有一天，维摩诘生了病。如来佛得知想派个弟子去探视慰问，但

弟子们都打怵这个维摩诘，都不想去。如来佛只好派经常随侍在身旁的文殊师利菩萨，也就是我们汉人所说的妙吉祥菩萨去问候维摩诘。我曾多次看过《维摩诘所说经》，里边记载了文殊菩萨探病时与维摩诘的对话，这里边有很多神奇有趣的故事。如文殊与维摩诘对话时，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美丽的仙女站在他们的前面，仙女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花撒在菩萨和佛弟子身上，落在菩萨身上的天花，随撒随掉，而落在弟子们身上的天花，则沾身不掉。你说为啥？这是因为其法力大小不同，这大概就是世间所流传的‘天女散花’故事的来源。”

听到这儿，顾兴连连拍手叫道：“有趣！真有趣！”此时的顾兴率真通脱得像一个小孩子。停顿片刻，又冷不丁地发问：“少爷，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吗？”

顾恺之狡黠地一笑：“谁知道，都这么传说，大概是吧！”

“少爷，你为什么想画维摩诘，而不画别的呢？”

“提得好，我之所以选定画维摩诘像，这是因为时人崇信佛教，试想哪个做官为宦者，不是既舍不得荣华富贵又想沽名钓誉，哪个文人骚客不是攀龙附凤，图奢糜，追求名士风流，普通黎民百姓又都祈求佛祖保佑平安，过几天安定舒心的日子，维摩诘正是人们企慕的偶像，我本人想以此一展多年苦学之艺，不负父母和恩师的厚望。光耀门庭，使恩师画艺发扬光大。”

“那么，你到底想怎样画维摩诘壁画呢？”

“这几天我反复想了很久，用壁画的形式把佛经上的内容画出来，称做‘变相’，我准备就画一幅维摩诘变相图。”

主仆二人就这样你问我答，间以插话，有如出征的将军们议论兵机，运筹帷幄，定决胜千里之良策，树攻关夺隘，斩将搴旗之功勋。

不知什么时候，二人双双卧于榻上，合衣而睡去。

三

翌日一早，顾恺之与家人顾兴就去了瓦棺寺，向住持僧慧力交待，从今天开始画壁画，不许外面的人和寺僧进来观看打扰。

对于顾恺之的要求，慧力满口承诺照办，并把北殿堂的钥匙交给顾兴，说：“顾施主，遇到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我，我如不在可找我师弟慧明，斋饭、茶水可让家人去取，贫僧不能常来看望，恐惊扰施主，请见谅。”说罢慧力转身离去。

顾恺之从兜囊中取出皮尺，由顾兴牵扯，仔仔细细地丈量了墙壁的尺寸，一一进行核对，然后静坐于榻上，思索着壁画的布局，一会儿摇头，一会儿会心地微笑。随手拿过几张白麻纸，贴接成与墙壁一般大小，放于案上，四边用镇纸压住，抽出一支“尖圆齐健”的“四德”毛笔，蘸好墨，便在纸上勾画了起来。

顾兴望着他那种如醉如痴的样子，不敢去打扰，别的忙帮不上，只能有时研研墨，有时递上顾恺之所要之物，间或往茶盏里倒水。

中午，顾兴从门外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竹编的食盒，从里边取出一碗清炖豆腐，一盘素炒青豆，一盘素炒油菜，一小碟腌黄瓜，几个馒头摆放榻上，唤顾恺之洗手吃饭。

席间，恺之用筷子夹了一块豆腐放在嘴里嚼着，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寺院里的斋饭，细细地品了品滋味，对顾兴说：“想不到咱俩也当了和尚，体会一下当和尚的滋味，哈哈——”

顾兴见他痴情的神态，仿佛真的做了和尚，便说：“少爷，吃斋饭可以，和尚可当不得。”

顾恺之听罢大笑道：“皈依佛门是善事，怎么当不得？”

顾兴一边用手掰着馒头一边说：“少爷这么年轻，家里有吃有穿，况且还有……如花似玉的少夫人，怎么能做得和尚？”

顾恺之正色道：“怎么不能，维摩诘比我家富得多，有妻又有妾，不是也得道成仙了吗？”

顾兴一时无言可对，只好闷头不住地吃饭。

恺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画好了一张草图，主仆草草吃了晚饭，又把准备画壁画的墙壁按照要求处理了一番，便一个在榻上，一个在簟席上，带着疲劳沉沉地睡去。一觉醒来，天刚蒙蒙亮，恺之就起身穿衣、洗脸，开始运笔作画。

顾兴醒来见恺之正在凝神画画，心想昨天干到半夜，自己仅是陪伴一下，身体比他强壮，还感到有点累呢，他怎么能受得了？于是爱抚地说：“少爷，时间还早哩，别累坏了身子。”

顾恺之正画得起劲之际，听顾兴说时间还早，便停下笔，说：“早吗？一点也不早！你没听说刘琨、祖逖闻鸡起舞吗？恐怕比我们还早呢！你是练武之人，常讲二五更的功夫，国难兴邦，男儿当自强，吾辈应以刘琨、祖逖为楷模，干出一番事业来。”

顾兴知道恺之又发了痴劲，认准的事儿，十个老牛拉不回来，便不再相劝，自己出外去练拳脚。

顾恺之每天早起晚睡，倾注满腔的热血，把多年勤学苦练的画艺凝于笔端，从布置、运笔到设色处处精心，笔笔留神，一丝不苟，足足画了一个月零三天，把一幅活脱脱的维摩诘壁画画完，只剩下点睛了，搁下笔，坐于长榻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滋味，好像扳倒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一齐涌来，这是自己跟师父卫协学画以来，第一次画这么大型的壁画。师父也是岳父临终遗言犹在耳边：“长康，如今你画艺已有根基，望今后好自为之，切莫荒疏，为师画业全凭汝继之。”一个多月的呕心沥血，累得疲惫不堪，